

模範軍人胡宗南 (五)

費雲文

宜川敗鞫涇渭決勝

民國卅六年六月中央以抗戰早已結束，明令裁撤各戰區，而在戡亂地區酌設綏靖公署；於是，第一戰區奉令改為「西安綏靖公署」，任胡宗南為主任，裴昌會為副主任。

當時，毛澤東尚在綏德以西周家釜附近；朱德、周恩來、彭德懷、王震、賀龍也皆在陝，多方襲擾我軍；並且暗集重兵，準備再與我決戰。胡宗南感念陝北之匪，時作磨旋避戰，一時未易肅清，而我補給艱困，疲耗日增。況東方一有警耗，每向關中調兵。是以我兵日黠，匪勢日增，勢將結束無期。乃於六月十四日電呈蔣中正主席准予另編新軍。

胡宗南的電文說：

「竊思兩年來國內形勢日益惡劣，國軍於整編之餘，力量銳減；而匪軍則到處襲脅丁壯，又受俄方支援，兵力日增，致當前我軍幾均處於劣勢，危機之深，甚於抗戰。裁軍固在休養國力，但匪患不除，無以建設，民生疾苦，終無已時，且將陷於絕境。為安定國本，消除匪患，擬請於萬分困難中，另編新

軍以應此艱鉅任務，而免匪勢再予蔓延。」

此議未及實施；而陝北匪軍利用我軍戰線長，兵力分散，多次進犯，時而渡河而南，威脅潼關；我又須北杜奸謀，東顧豫、晉，首尾難顧，疲於奔命。胡宗南乃於卅六年十二月決定放棄綏德、清澗、瓦窯堡各據點，而固守北碭坪、甘谷驛，延長之線。

民國卅七年一月，中原情勢緊急，胡宗南遂命調遣整一軍長董劍率整一、整卅六、整七十六三個精銳之師，東出援豫；尚留供關中指揮運用的精兵，僅存整十七、整廿七、整九十等三個師，及八十四旅、新一旅等部隊。

匪軍乘機於我東出之師甫抵陝州之際，彭德懷即糾集六個縱隊、一個騎兵師、兩個警衛旅，共約八萬之衆；以一部監視延安，主力於二月廿三日圍攻宜川。

宜川守軍一個旅，衆寡懸殊，立電告急。胡

宗南以宜、洛為關中屏障，乃調整廿九軍長劉戡，率整廿七師、九十兩師由洛川赴援。

劉戡以臨真、金盆灣為複雜山區，道路困難，車輛炮兵，難以通過；乃沿洛川至宜川的公路及其兩側前進。匪軍即以團點打援的慣技，以極

優勢兵力（又增加賀龍兩個旅），將我軍圍困於瓦子衛附近山地；當時連日冥晦、朔風怒號、天降大雪，空軍無法助戰；而我也另無可援的勁旅，血戰至三月一日，我軍傷亡殆盡。劉戡、嚴明自殺成仁。嚴明於成仁前，尚發最後一電致胡宗南云：

「局勢甚急，自團長以上，決心成仁以報鈞座，以報總裁，職嚴明……」

宜川遂告陷共。共軍乘勝南下，進犯白水、洛川、銅川，威脅西安。胡宗南以關中空虛，一面急調回東出的整一軍三個師，於涇河北岸迎擊匪軍，一面令孤懸敵後的整十七師，放棄延安，兼程南下，牽制敵軍，一面呈請中央由山東抽調整六十五師兩個旅空運西安；準備在西安以北，聚殲匪軍。

彭德懷見西安正面已有戒備，乃西渡涇河，向西南南方的武功、寶雞迂迴進犯。

胡宗南揣知共軍企圖，決定以高度機動，與匪軍決戰於涇渭河谷之間。並商請蘭州綏署派八十二軍馬繼援部向南圍剿，空軍則偵炸南犯之匪，掩護我軍集中。

共軍自四月廿二日陷我鳳翔，廿七日陷寶雞

後，即被我各軍反擊包圍到處亂竄，血戰十七日，斃傷二萬七千人，被俘三千八百人；以前齒獲我整廿九軍的重武器，又被我奪回，被迫分路逃回陝北。我軍也陣亡師長一人，傷亡官兵九千餘人，一場力戰，西安復告安定。

自宜川陷匪，嚴明發出最後一電，以迄寶鷄失陷，旅長徐保成仁；胡宗南悲憤萬分，眠食難安，曾在他辦公桌上大書「痛心何極」。

涇渭河谷決戰獲勝後，也連續在大荔、臨汾、運城等地給匪重大打擊；但大局逆轉，局部勝利，已無法挽回全面局勢了。

撤守西安屏障川北

民國卅八年元月，胡宗南自南京返陝後，即着手部署西安城防，並派盛文為漢中指揮所主任，作大軍轉進漢中的準備。

廿一日，蔣中正總統引退回奉化，曾有告別電文給他，電文云：

「西安綏署胡主任，中馬日文告，想已達覽，中即於本日離京回籍，冀促成和平。惟念與兄患難與共，肝膽相照。茲當離別，曷勝馳念。尙祈為國珍重，努力勿渝，以竟救國衛民之功。特致拳拳，不勝依依。」

廿二日，再接奉 蔣中正總統于引退前一日的手函，指示他今後的作法云：

「宗南主任弟勛鑒：近日政局，即有變動，但陝省重要，一切工作皆應照常進行，而且比以前更應積極準備，作死中求生之奮鬥。」

關於增加弟之番號，已指定兩個軍及另配四個師，似已足用。武器亦已指配。望能於三個月之內補充完畢也。

今後主力應置於漢中附近，對四川關係特別密切。將來應受重慶張主任之指揮；則公私皆宜。尤其在川中鄰接各地人民，應多加功夫，切實撫慰，軍風紀必須特別優良；以期軍譽提高，人民仰賴也。

中不論在何地何時，對弟部一切，必如在京時無異，不必以此自餒。只要吾人能自立自助，不屈不撓，百折不回，則最後勝利未有不屬於我也。餘不百一，順頌戎安。」可惜，此項增兵兩個軍並另配四個師以及增撥武器的計劃，因為李宗仁的與匪議和，而未能順利實現。

當時，關中受他指揮的部隊，有第一、三、十七、廿七、卅八、五十七、六十五、七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等十個軍（即原來的整編師）和騎兵第二旅，陝西保安旅，番號雖多，兵額缺少甚多；已補新兵者，也因長期作戰，未能完成訓練，戰力遠非昔比。

四月廿一日國共和談破裂，共匪渡江，南京也很快棄守。

五月十二日，陝北匪軍彭德懷，率兩個兵團南犯；當時，我可機動使用的兵力，僅約五萬人，而隴東友軍，又向涇川、平涼後撤，勢難以死守西安方式，作孤注一擲。胡宗南乃與蘭州綏署商議，以一部控制於西安、秦嶺之間，主力撤至寶鷄，誘匪深入，然後決戰殲滅的戰法。報奉國

防部核准後，乃於五月十八日撤離西安，遷至漢中。

匪軍果然沿涇渭河谷及西蘭公路大舉西進。胡宗南乃協調蘭州綏署，天水行轅，各出大軍，夾擊匪軍於涇河平原。盛文部亦克武功，進駐武家坡，準備進攻西安城。但因隴東騎兵及寧夏兵團攻勢頓挫，需要調整部署，各方行動，難以配合一致，以致誘敵聚殲，收復西安的計劃，功敗垂成。

於是，胡軍乃迅速轉移，以有力部隊沿秦嶺佔領陣地，而置重點於漢水河谷，及川陝公路兩側；並經營隴南各縣，屏障川北，以鞏固西南反共基地。

八月八日，中央發表胡宗南兼任「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」；九月，乃設綏靖公署於四川綿陽，以便此後接收新兵與糧秣供應。

千里勤王義無反顧

我中央政府於民國卅八年十月十三日遷重慶，匪軍已分路犯川。

九月廿七日，西南長官公署派羅廣文、趙秀昆、皮宗敬到漢中，商定「以三個師到成都附近，兩個師在青川、平武佈防，設指揮所於碧口，並於十月十三日到達成都附近。」忽奉國防部電令：「秦嶺守軍，須待大雪封凍後，方能撤離」。而是年天候較暖，並無冰雪，於是，撤兵趕赴成都附近之事，擱置難行。

十九日，胡宗南據報四川投機政客、將領劉文輝、鄧錫侯等十三人換帖拜把，蘊釀投共，憂

慮川局；乃於十月三日飛赴臺灣，晉謁蔣總裁，報告，奉諭速運一個師至西昌。

十日，決定第一師袁書田部空運西昌，迄十九日，實際到達者，僅朱光祖團一部約七百餘人，其餘未及運達。

十一月十三日，川黔戰局日趨嚴重，東路匪軍已攻佔彭水，南路匪軍，也攻佔貴陽市郊的圖雲關。蔣總裁應各方面的請求，於十四日親赴重慶坐鎮。

十九日，胡宗南奉令第一軍車運重慶，第三軍開新津。

他深知總裁坐鎮重慶，維護政府人物資後撤，決不輕易離去，頗為憂慮。當夜即下令第一軍於次晨即由廣元逐次東運重慶，電令陳軍長有謂：「勤王之師，義無反顧」。同時電請另派卡車八百輛，加運第三軍至渝，協助第一軍作戰。第一軍兩個師運渝車輛，原商定由重慶、成都各撥一百輛，日夜川流趕運。但實際前往執行運輸任務者，僅大小雜車六十輛；雖於廿二日由廣元運出，但半數中途損壞停駛；部份官兵，仍須步行。另外申請八百輛，趕運第三軍，也毫無著落。

廿六日，當第一軍先頭部隊一六七師五〇一團到達重慶之時，羅廣文已放棄南川，匪軍已陷綦江，直迫重慶。一六七師遂立即投入戰鬥，扼守海棠溪、北溫泉、南溫泉各地。在匪人海衝擊下，力戰不懈，將匪驅退。並俘匪四百餘人，據供稱：「自入川以來，從未遭如此堅強戰鬥，不愧為第一軍」。

七十八師自廿六日起，也逐次到達，由於車輛破損，司機刁難，部份徒步前進，至廿八日仍未能到齊。當時長江南岸已成真空，乃扼守江津以西江岸、海棠溪北岸、白市驛機場等地。經過一番苦戰，擊退犯匪。

可是，宋希濂兵團已經江津西去，羅廣文兵團非降即散，楊森的廿軍奉令自嘉陵北行，第一軍孤軍奮鬥，雖能屢次擊退犯匪，但也無法挽回頹勢。卅日六時，匪軍已在江津以西渡江，永川情況不明。第一軍乃奉令速向璧山撤退。

當時，七十八師正與渡江的匪軍激戰中，匪知我撤退，乘機急進，陣地陷於犬牙交錯之勢。入夜，我軍始獲撤離，損失甚大。

嗣再向銅梁、潼南、遂寧後退；其時，車輛、騾馬、難民、散兵沿途擁塞，友軍皆走。第一軍陳軍長沿途設站聯絡收容。此役，一六七師師長趙仁陣亡，代師長曾祥廷負傷，團長陣亡一人，營、連、排長死傷十之六七。匪軍傷亡較我為重，終以匪勢強大，有增無已；而我軍政不能配合，地方政府早已解體，車輛廠敵不能乘用，糧秣尚須自籌，孤軍苦撐，僅能不負夙志而已。

第三軍因無車輛，徒步前進，卅日聞重慶陷，乃改往成都。

坐鎮西昌敗而不餒

先是，當彭水陷匪之時，國防部曾電令胡宗南，於十日之內，轉進成都平原。

他乃部署大軍後撤事宜，準備集中十六個師，在成都平原與匪決戰。他自己於卅日趕往成都

，隨侍蔣總裁，綏靖公署人員，則於十二月一日到達成都。

彭德懷匪軍探知我軍有南撤之說，以優勢兵方向我扼守秦嶺，掩護友軍撤退的卅八軍圍擊，軍長李振西下落不明。其餘各軍，且戰且走，一部向閬中南部、三臺附近集結，一部到達綿陽，迅即開赴樂山、內江作戰。

六日，駐瀘縣、宜賓之間的七十二軍郭汝瑰投匪，匪益西向突進，栗山危急。剛抵成都的第三軍，立派三三五師前往增援。

第三軍主力抵達成都後，即擔任城防，軍長盛文兼任成都防衛總司令。但劉文輝、鄧錫侯輩已與共匪勾結，各擁武力，有密謀挾持蔣總裁，以成都獻匪的計劃。

九日，昆明發生事變，中央飛機及人員被打；十日，盧漢致電劉文輝，叫他會同四川將領扣留蔣總裁，向共匪戴罪圖功。

事機緊急，胡宗南與楊森、王縉緒、蕭毅肅等奉召晉謁蔣總裁，大家一致請求蔣總裁儘速離蓉返臺。蔣總裁於下午二時起程，臨行單獨與胡宗南談話三次，對大軍轉進西昌事，多所指示。

十三日，胡宗南復臺北湯恩伯電，說出當時他的處境云：

「……彭（德懷）匪已過寧羌，向廣元進迫，林（彪）匪已向遂寧、三臺前進，劉（伯誠）匪由內江、資陽、榮縣、樂山前進；劉（文輝）、鄧（錫侯）叛變，擁兵於成都、灌縣附近，伺我側背，友軍皆潰散，不能收拾。我兵力分散於六百里外，成一字長

蛇陣，兄何以教我？」

態勢如此，基於無法集中兵力，作戰略運用；而部份南下之師，又在各地遭受優勢中共兵力的壓迫截擊，殘疲不堪。因此，在成都與匪決戰之策，已不可行。而有撤往西昌，再圖後學的行動。

可是，瀘州、宜賓、邛崃、樂山、雅安等地，都已被叛軍劉文輝、郭汝瑰及匪軍劉伯誠佔領；致使我軍西進無路，陷於四面包圍。

先是，十二月八日，中央下令改組「西南長官公署」，以顧祝同總長為長官，胡宗南為副長官兼參謀長，撤銷「西安綏靖公署」，（陝甘川邊區綏靖主任，由楊森代理）。

廿二日，成都情況危急，中央派飛機十九架撤運西南長官公署人員，胡宗南決遵照蔣總裁指示，命令各軍沿岷江兩岸，經鼓瀘地區南下，先進入大涼山區，再向西昌前進。廿三日清晨，胡宗南在空軍司令徐煥昇再三催促之下，含淚登機，因為氣候關係，降落海南島。

次日，臺灣有專機一架，搭載胡宗南的幾位好友，前往海南，與他見面。其中一位認為胡宗南的個人前途已經完了，勸他從今以後不必管事，最好是隱遁海外，自己認輸。

他聽了以後，悲痛感慨，等彼等離去以後，思慮再三，終於將他的處境與抱負，寫封長信，給那位好友：

「……上略……弟自成都轉移指揮於西昌，因匪之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及劉文輝、鄧錫侯等叛軍已在洪雅、雅安、浦江、邛崃、

大邑、崇慶之線；匪之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各軍已在仁壽、簡陽之線；林彪所部兩軍，亦已到達某某一帶；而彭德懷所部已向廣漢進迫。

「內線作戰，乘敵分進合擊之時，而先擊滅其一股，事實上已不可能。集中所有力量，固守成都，作背城借一之舉，結果必致全軍消滅。（下略）」

「弟有鑒於此，反對在成都附近決戰，反對在現態勢下作背城借一之舉；在利害轉變、環境未定之前，在我軍力量還沒有十分損失之前，脫離內線，轉移外線，有計劃、有目標，分散部隊，放棄成都，脫離包圍，變不利態勢為有利態勢，變被動為主動。預算不久將來，此力量將全部到達某一地區；而重整軍容，造成奇局，決非決戰以途逃跑

潰敗者所可比擬者也。但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在此一切變動之時，是否另有問題，則又非今日所敢斷定者也。

「故在今日，弟還不認輸，此種決策，非有大膽、大勇者不為；非有如失敗寧受軍法審判的胸襟不肯為；非有受千萬人的唾罵、歷史上的斥責而未當動心的氣概者，不能為。成敗利鈍，是非罪惡，只好付諸未來的戰局。」

「因兄期許之厚，相愛之深，故敢以內心之言，作他山友聲之報。夜深人靜，細雨在飛、海風在嘯。俯仰古今戰場，眷眷江山時代，真不知感慨之何從也。……」

三天之後，他奉到蔣總裁的親筆手諭；於是於民國卅八年的除夕，乘機飛往西昌坐鎮作挽回局勢的最後努力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
定價壹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飛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疊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